

馬克·夏卡爾

Marc Chagall (1887-1985)

王哲雄

Che-Hsung WA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前所長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研究所專任客座教授



1985年3月28日（星期四）晚上，九十八歲高齡的馬克·夏卡爾（Marc Chagall，出生地原名寫法Moyshe Segal），因突發性的心臟不適，不久之後，就像他的畫，如夢般地安詳離開了人間的世界，回到造物主的身邊。簡單而嚴肅的葬禮在同年4月1日，

於法國南部夏卡爾居住的地方：梵斯（Saint-Paul-de-Vence，位於尼斯Nice西面）舉行。法國外交部長杜瑪斯（Roland Dumas）、文化部長朗格（Jack Lang）、以色列駐法大使索瑟（Ovadia Sossor）、法國博物館總館長藍德（Hubert Landais）以及畢卡索的

遺孀賈桂琳·畢卡索夫人（Mme Jacqueline Picasso）等政要、親友均出席參加。（見《世界報》〔*Le Monde*〕，1985年4月2日，星期二，頁18）。

在藝術成就的聲望與長壽，經常被世人拿來和畢卡索相提並論的夏卡爾，係1887年出生於蘇

俄的維台布斯克（Vitebsk）。該地45%以上的居民是猶太血統，從以色列大使出席夏卡爾的葬儀一事，不難聯想到他身上流的是猶太民族的血。夏卡爾生長在一個相當樸實而虔誠的宗教家庭，父親沙哈·夏卡爾（Sahar Segal）在一家經營鮮魚生意的產業做粗活，母親斐伊卡-艾塔·夏卡爾（Feiga-Ita Segal）開了一家小小的香料店，老闆兼伙計樣樣自己來。沙哈後來自己將家姓「Segal」改為「Chagal」（藝術家夏卡爾後來為了讓法語拼音比較順口而多加一個「l」，於是就成為「Chagall」）（Jacob Baal-Teshuva, *Marc Chagall 1887-1985, livre est dédié à Ida Chagall 1916-1994,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hilippe Safavi, Taschen, Paris, 2003, p. 14.*）。馬克·夏卡爾有九個兄弟姊妹（二男七女，其中一位叫Rachel的妹妹出生後不久就夭折），自己排行老大，從小就顯露了對繪畫方面的稟賦。他小學念猶太學校，後來在維台布斯克的社區學校就讀。開始的時候，先隨當地畫家潘尼（Jehouda Penn）學習素描，不過夏卡爾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在學院古典寫實，因此只待兩個月就離開潘尼的工作室，可是他很感謝老師沒收他的學費。其實，當夏卡爾跟潘尼學素描的同時，他也到攝影師米契哈尼諾夫（Miestshanimoff）的工作室，當修改照片的學徒。

雖然出身寒微，夏卡爾夢想當藝術家的意志可未曾動搖過，希望到聖彼得堡（Saint-Petersbourg）求發展。不過那個時代對猶太人的迫害、歧視的所謂「反猶主義」，限制猶太人就讀一般學校與大學，甚至出入大城市都必須申請許可證，這當然

給夏卡爾帶來不少困擾。1905的革命過後不久，夏卡爾便前往聖彼得堡，他的口袋裡只有父親給他的27盧布。經由潘尼的推薦，夏卡爾在賈乎（Jaffe）攝影師工作室重操舊業，擔任照片修改工作，但換來的也只是三餐的溫飽而已，「我的經濟狀況不容許我租房子，我能有個房間中的小角落就已心滿意足。我甚至連一張自己的床都沒有，我必須和一位工人睡在一起。」（Ibid.）夏卡爾是在如此逆境中成長。

就在這個時期，夏卡爾感到每次往返於聖彼得堡與維台布斯克之間，都要申請通行許可證很麻煩，急著想獲得一張無期限的永久通行證，而在回維台布斯克探望家人的旅程中，竟忘記送給海關的關員一壺酒，結果被抓去坐牢好幾個星期。出獄之後，他到一家專門畫廣告招牌的商家當學徒，同時可以獲得一張工作許可證。夏卡爾倒是對畫廣告招牌興趣盎然，最後雖然沒能通過現場製作的考試而取得「招牌畫家」的證照，但是畫招牌的經歷對他爾後的藝術創作，無疑的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他在某些作品當中，安插希伯來文字和俄文的字樣。（Ibid.）

夏卡爾成大器之前，遇到多位高度不一的贊助者，其中有一位是當律師的高德伯格（Goldberg），他將夏卡爾安置在他的旗下，視同是他家裡的傭人。對此，藝術家表示相當的不以為然，儘管身為有錢又有勢的律師，當然他有權雇用猶太傭人，條件是雇主要為傭人找住處，而夏卡爾卻要住到自己的家，所以他無奈地說：「在他們所有的起居室裡，我感到像是剛從浴缸出來，我的臉頰通紅而發熱」（Ibid., p. 22.）；他只是不願

意用「俗氣」的字眼來形容這些令人汗顏的贊助者之品味。

另一方面，夏卡爾也積極準備報考美術工藝學校（l'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該校的校長是史德格利茲男爵（le Baron Steglitz），如果考上，他就可以獲得在聖彼得堡生活的許可證，可惜考試失敗無法如願，不過他卻考上藝術保護協會帝國學院（l'École Impérial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Arts）。這間學校的校長是一位畫家出身的羅瑞區（Nicolas Roerich），對年輕的夏卡爾特別照顧，不但免除繳交猶太人入大學的許可證，甚至幫夏卡爾爭取免除兵役的權益。夏卡爾後來也順利獲得每月15盧布的獎學金維生，他在該校待了兩年，翻模拷貝古羅馬和古希臘的雕塑。但是夏卡爾並沒有因此而感到快樂，「儘管我努力的工作，我所得到的只是令人辛酸的感覺。不過我從周圍聽到對我的評價，卻全都是恭維的言詞，於是我領悟到如此繼續下去是沒有意義的。」（Ibid.）所以夏卡爾連最後一個月的獎學金都沒領，就在1908年7月離開而進入另外一所私立學校，是由一位學院派的風俗畫家沙威勒·山德伯格（Savel Saindeberg）所主持。這段時間，夏卡爾畫了不少自畫像和風景畫。

1909年10月，夏卡爾認識他未來的妻子貝拉（Bella Rosenfeld），她是夏卡爾繪畫創作最大的原動力，「她的形影長久以來一直縈繞著我的繪畫，她是我藝術的核心影像」，夏卡爾在《我的生涯》（*Ma vie*）如此強調的確一點也不誇張，他最喜歡畫情侶和結婚的主題，而畫中的男人是自己，女人則是貝拉。

夏卡爾由於瑟武（Léopold

Sew) 的從中引介，成功地進入儒梵斯瓦學院 (Ecol Zvanseva)，跟隨著主授現代前衛藝術的巴克斯特 (Léon Bakst) 學習繪畫。巴克斯特又名洛桑倍格 (Léon Rosenberg, 1866 生於聖彼得堡，1924 逝世於巴黎)，在莫斯科美術學校繪畫、雕塑與建築系結業之後，到巴黎美術學院繼續深造。夏卡爾便由於他老師的關係，也接觸到法國繪畫的某些特色。從此，巴黎開始對夏卡爾產生強勁的吸引力。適值有一位國會議員韋納佛 (Max Vinaver)，願意資助每月 40 盧布的生活費讓他到國外深造，夏卡爾在《我的生涯》傳記裡說道：「我父親帶我到人間而韋納佛使我成為畫家。如果沒有他，我也許只能成為一位住在維台布斯克的攝影師，而對巴黎將毫無概念。」 (Marc Chagall, *Ma vie*, Stock et Marc Chagall, Paris, 1931, p. 139.)。而在羅馬與巴黎兩個藝術聖地中，夏卡爾選擇了巴黎。

未到巴黎之前他深受維台布斯克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影響，個人畫風已經約略可見。也就是強調一種既神秘又實在的感情傾向。他常常借用含蓄隱約、細緻靈巧的色彩，以近乎那比畫派 (Nabis) 的反璞歸真之表現法，表達他澎湃興發式的非寫實主義，他的每一幅畫幾乎都有這種特性。

第一次到巴黎 (1910-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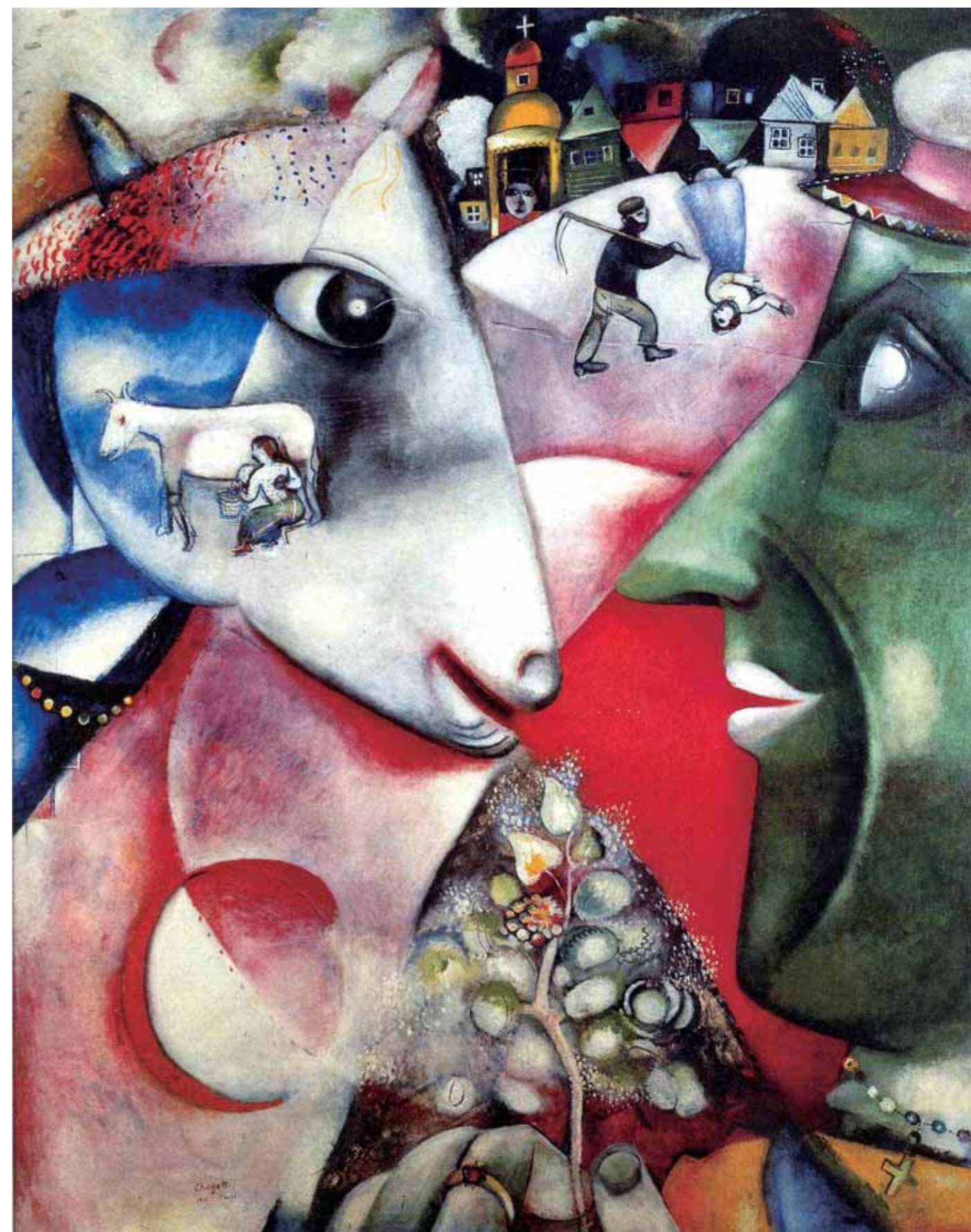
夏卡爾於 1910 年 8 月來到巴黎。最先，他在第十四區附近的蒙巴那斯 (Montparnasse-Bienvenue) 緬茵巷 (Impasse du Maine) 找到一間畫室，1912 年在拉非希 (地名 La Ruche，其字

義為蜂巢，於 1972 年改劃為巴黎第十五區，堂琪過道 Passage de Dantzig, 2 號) 安頓下來。於是他很快進入巴黎藝術圈，認識德洛內 (Rebert Delaunay)，並且經常參加每個星期五卡尼多 (Riciotto Canudo) 公寓的聚會。卡尼多是身受法國文化薰陶的義大利美學家、文藝作家、小說家，著有傳記小說《移植》 (*Les Transplantés*)，主辦文藝期刊《快樂世界》 (*Montjoie*)。因此，他當做期刊發行地址的公寓，經常有文藝界的前衛人士出入其間。除了德洛內之外，還有受塞尚影響的塞貢查克 (Dunoyer de Segonzac)、杜象 (Marcel Duchamp) 的大哥維雅 (Jacques Villon, 全名為 Caston Duchamp Villon, 人們常稱他 Jacques, 1875-1963)、未來主義的義大利畫家塞維里尼 (Gino Severini, 1883-1966)。其他如愛汀根男爵夫人 (La baronne d'Oettingen) 和其兄弟費哈 (Serge Férat, 1881-1958, 原籍俄國的法國畫家)，則是《巴黎之夜》 (*Les Soirées de Paris*) 期刊的創辦人。這份期刊由詩人阿波里內荷 (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 接辦之後，正式成為立體主義的機關報 (共出了 9 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停刊)。阿波里內荷是為立體主義畫家發聲的批評家，畫家葛列茲 (Albert Gleizers, 1881-1953)、梅欽傑 (Jean Metzinger, 1883-1957)、雷捷 (Fernand Léger, 1881-1955)、作家兼畫家雅克伯 (Max Jacob, 1876-1944)、作家沙勒蒙 (André Salmon, 1881-1969)、電影製片家岡斯 (Abel Gance, 1889 生於巴黎)、畫家莫荷 (Luc Albert Moreau, 1882-1948) 等人，皆與他有過交往，自然夏卡爾與他們

都很熟絡。阿波里內荷與另外一位法國詩人桑塔斯 (Cendras 原名 Frédéric Sauser, 人們稱他布雷茲 Blaise, 祖籍瑞士, 1887-1961)，對夏卡爾的畫特別有興趣，而卡尼多更將他推薦給當時巴黎服裝業的名家杜雪 (Jacques Doucet) 註，希望這位富商兼藝術收藏家能買幾張夏卡爾的畫，表示對這位有才氣的年輕畫家的鼓舞和勉勵。可是夏卡爾運氣不佳，儘管卡尼多的推薦書寫得慷慨激昂，夏卡爾卻是無聊的在這位富商的會客室等了十五分鐘之後，杜雪的僕人將夏卡爾的一疊素描與水彩拿回給他，並對他說：「我家主人對當代最善用品色彩的畫家並不感興趣。」 (Ibid., p. 152)，這位服裝業名家或許是因為卡尼多過分讚美夏卡爾，反而產生反效果吧！？

夏卡爾到巴黎後，雖然對他出生地維台布斯克的一切依舊眷戀不捨，而對巴黎新的繪畫運動不很熱衷，可是他從梵谷 (Van Gogh)、野獸主義之處學到使用高彩度的色調，從德洛內的使用明艷色彩的觀念以及立體主義對形的分析，也找到另一種新的表現手法與面貌來釋出他獨特的藝術。於是，他的畫面結構，變得明快而富有活力，形體也比較結實。例如「我與村莊」 (*Moi et le Village*, 1911, 現藏紐約現代美術館)，便是標準的夏卡爾田園風味與巴黎畫派的活潑勁拔綜合而成的作品。

「我與村莊」是夏卡爾最初到巴黎居住的時候所畫許多經典作品之一，這典型的例子，表現出夏卡爾如何透過以往在蘇俄的記憶，強而有力地構築他的繪畫世界。這是回溯到他在維台布斯克生活年代的鄉愁，但形式表現是明顯受到法國「立體主義」的



夏卡爾 (Marc Chagall) 我與村莊 (*Moi et le Village*) 1911 畫布上油彩 192.1 × 151.4 cm
紐約現代美術館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夏卡爾 (Marc Chagall) 她的周圍 (*Autour d'elle*) 1945 畫布上油彩 131 x 109.7 cm 巴黎國立現代美術館龐畢度中心 (Paris, 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夏卡爾 (Marc Chagall) 巴黎歌劇院的天棚 (*le plafond de l'Opéra de Paris*) 1964 畫布上油彩 約220 m²



夏卡爾 (Marc Chagall) 亞伯拉罕與三天使 (*Abraham et trois anges*) 1960-1966 畫布上油彩 190 x 292 cm 尼斯國立聖經福音博物館 馬克·夏卡爾 (Nice, Musée National Message Biblique Marc Chagall)

影響，至於畫題是他的朋友桑塔斯命定。畫面右邊綠色人物是他的自畫像，頭上斑斑色彩的乳牛迎面看著他，而在牛的深處又有另一頭牛，農人正在擠奶。在背景部分看見兩個農人，而其中一人則呈顛倒狀態，夏卡爾在鄉愁的作品裡參入幽默的手法；「實在」的與「不明確」的，在他本身的象徵主義形塑下揉合一起。從幾何形體的分割畫面來說，此畫受到「綜合立體主義」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豐富的色彩同樣受德洛內「奧菲主義」的影響。此畫在1914年於柏林夏卡爾作品展，非常受矚目。

重返俄國 (1914-1922)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夏卡爾回到他的故鄉維台布斯克。在1914到1915的一年當中，他畫了不少強調色彩而又富濃厚表現主義意味的以色列型的習作。1917年，因文化專員魯納

恰斯基 (Lounatcharsky) 的推薦 (他們是在巴黎認識)，夏卡爾被派任維台布斯克區的美術專員。次年，第一本夏卡爾的傳記問世，眼看他就要飛黃騰達，但對政府當局美術政策導向的偏差感到失望，又與大他十歲的畫家馬列維區 (Casimir Malevitch, 1878-1935) 在繪畫觀念上格格不入，相互敵視。於是夏卡爾於1920年辭掉美術專員之職，離開故鄉去到莫斯科 (1921)，與猶太劇團合作，為亞雷相 (Scholom Aleichen) 的三部戲設計布景與服裝，第二年他再度離開俄國。以往的畫風沒有顯著的改變，包括一系列的維台布斯克的景色或他與貝拉結婚後的大幅巨構 (例如「持酒杯的自畫像」(*Autoportrait au verre de vin*, 1917, 巴黎現代美術館)。然而，某些作品中，卻也可以看出受到與他個性相違的立體主義的影響 (例如「立體主義的風景」(*Paysage cubiste*)，1919, 瑞士伯恩，私人收藏)，也有些畫係

使用色料厚塗的經驗之作 (例如「父親」(*Le Père*)，1921, 夏卡爾自藏)。

重返法國 (1923-1941)

夏卡爾在抵法之前，先在柏林作短時期的停留。在那兒，他認識了一些德國畫家：格羅斯 (Georges Grosz, 1893-1959, 於1938年入美國籍)、赫佛 (Karl Hofer, 1878-1955)、梅內 (Ludwig Meidner, 1884-1966)、蘇俄畫家阿基邊可 (Alexandre Archipenko, 1887-1964, 於1920年移居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同時開始研究各種不同的版畫製作方法。當時有一位德國出版商卡西黑 (Paul Cassirer)，準備為夏卡爾出版一本書名為《我的生涯》(*Mein Leben*) 的傳記，要夏卡爾以德文寫他的生平，並打算以他自刻的版畫為插圖，頗有巨著行將問世之慨。可惜該計畫沒有完全實現，卡西黑

只將二十六幅夏卡爾的版畫作品印成專輯，自述部分則從缺，於1923年在柏林出版 (這本《我的生涯》，一直到1931年才以法文版問世。文字部分是由夏卡爾的太太貝拉所譯)。然而，這些版畫作品竟讓法國有名畫商弗拉赫 (Ambroise Vollard, 1868-1939) 大為吃驚而讚嘆不已。因此，弗拉赫立即敦請他為果戈勒 (Nicolas Gogol, 1809-1852) 的小說《滅逝的靈魂》(*Ames Mortes*, 1842年出版) 刻製插畫 (118幅銅版腐蝕版畫, 1924-1925)。其後夏卡爾應弗拉赫之請，另外刻製了拉方丹 (La Fontaine) 的《寓言集》(*Les Fables*, 100幅銅版腐蝕版畫, 1926-1931)；《聖經》(*Bible*, 105幅銅版腐蝕畫, 1931-1939, 其中39幅重新刻製而於1952-1956年完成) 的插圖。為了《聖經》的插圖，夏卡爾特地於1931年親自前往巴勒斯坦 (Palestine) 聖地作一次考察旅行，再於1932年赴阿姆斯特丹鑽研林布蘭的版畫製作技巧。夏卡

爾的這些插圖均能將每部著作的特色睿智、巧妙而生動地點出。這三本銅版插圖的大作，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德里亞德出版社 (Editions Tériade) 發行出版。

夏卡爾有一段時期被超現實主義的畫家們爭相推崇，因為超現實主義的保護者布荷東 (André Breton, 1896-1966)，對夏卡爾這類以表現「鄉野詩情澎湃」的繪畫極為欣賞。夏卡爾曾接待超現實主義畫家恩斯特 (Max Ernst, 1891-1976) 和詩人耶律亞德 (Paul Eluard, 1885-1952) 的來訪。不過他們的會晤，並沒有產生任何結果，夏卡爾依然是夏卡爾。這段時期他的繪畫遠離了初期錯雜矛盾的創作壓力而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表現方法。他依循一個原則來作畫，那就是繪畫肌理的刻畫與形象的表現應取得和諧一致。他儘可能的將立體主義的後遺症從他的畫作中摒除，進而達到黑色與白色的渾融合一，從色調的傳達上樹立

自己的創意。這個時候，夏卡爾有心對法國做更深廣的認識，所以他到布列塔尼 (Bretagne)、奧維涅 (Auvergne)、普羅旺斯 (Provence)、沙瓦 (Savoie) 等地小住作畫。我們可以發現他這段時期的作品中，除了有維台布斯克的動物之外，新添了魚類和公雞 (公雞是法國的象徵)，並且時常讓繪畫主題，以一種影射象徵的形式出現，例如「時間無岸」(*Le temps n'a point de rives*, 1930-1939, 紐約現代美術館)。在他畫中也愈來愈常出現花束，並且不是純粹借用它來做色彩遊戲，而是他表現幸福愉快的視覺世界最喜歡用的素材，例如「艾菲爾鐵塔的新婚夫婦」(*Les Mariés de la tour Eiffel*, 1928, 巴黎私人收藏)。政治氣氛也愈來愈使他困惑而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1937年所畫的「革命」(*Révolution*) 就是一個例子。這一年，他正式獲得法國國籍，成為法國公民。翌年，他畫了「白色的耶穌受難圖」(*La Crucifixion*

blanche，芝加哥美術研究院收藏），這幅畫是他往後以更象徵性的手法，來描述猶太民族受難的一系列繪畫作品的先聲。

1941年至1948年，夏卡爾為了避開德軍大肆捉拿猶太人而暫居美國，而貝拉就在1944年客居美國期間，突然感染病毒而緊急送醫院，但在三十六小時之後宣告不治，也就是9月2日過世，夏卡爾萬分傷心整整九個月停筆不畫，直到1945年遇見維姬妮雅·海葛爾德（Virginia Haggard）才又動筆畫畫：她和夏卡爾於1946年生下大衛（David），接著又生一女兒。海葛爾德喜歡過安靜的家庭生活，當她聽到有人說：「當名藝術家的妻子，美麗可愛的女主人就會變成重要人物」（Joseph A. Harriss, in *Smithsonian Magazine*, Dec. 2003），於是在1951年突然帶著兩個小孩離開夏卡爾。

在這段漫長而痛苦的逃難時期，他替馬辛尼（Léonid Massine）領導製作的芭蕾舞劇《阿雷葛》（*Aléko*, 1942）及《火鳥》（*L' Oiseau de feu*, 1945）繪製舞台布景及設計演員服裝（Cf. J. P. Crespelle, *Chagall, l' amour le rêve et la vie*, Presses de la Cité, Paris 1969, pp. 251-252; p. 260.）。另外製作了十三幅彩色石版畫做為《四則阿拉伯之夜童話集》（*Four Tal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的插圖。

定居梵斯（1950-1956）—聖保羅（1966-1985）

夏卡爾在二次大戰尾聲搬回法國，於1950年選定南部的梵斯安頓下來。這時，他對陶器與雕塑的製作頗感興趣，巴黎再度形成他靈感的泉源，一連串的巴黎景色，如夢似詩，燦爛多采而略偏灰色調，例如「塞納河上的橋」（*Les Ponts de la Seine*, 1953，紐約，私人收藏）。這段時期他忙於許多訂件的工作：亞細教堂（*l'Église d' Assy*）的陶繪和鑲嵌玻璃（1957）、達浮尼斯（*Daphnis*）與柯羅艾（*Chloé*）兩劇的舞台布景及服裝設計（1958）、麥滋大教堂（*Cathédrale de Metz*）的鑲嵌玻璃（1960-1968）、耶路撒冷猶太教堂（*Synagogue de Jerusalem*）的鑲嵌彩繪玻璃（1960-1962）、巴黎歌劇院天花板的裝飾（1963-1965）、尼斯大學的馬賽克嵌瓷：「雨力斯福音」（*Le Message d' Ulysse*, 1968, mosaïque, 3 x 11 m），其他還有為芝加哥廣場設計「四季」（*Les Quatre Saisons*）、為瑞士蘇黎世（*Zurich*）弗芒斯特教堂（*l'Église Fraumunster*）繪製鑲嵌玻璃、為漢斯大教堂（*Cathédrale de Reims*）做鑲嵌彩繪玻璃（1974）。版畫作品也以這段時期為製作的巔峰，計有：為《馬戲》（*Le Cirque*, 1967）一書的插圖所做黑白與彩色的石版畫；為《地面上的神》（*Sur la terre des dieux*, 1967）所做彩色石版插圖；為《詩集》（*Poèmes*, 1968，日內瓦）作銅版腐蝕及粉點法的版畫以及二十四幅木版彩色版印。

1973年7月，一所夏卡爾

的美術館在法國南部尼斯城正式成立，展出以「聖經福音」（*Message Biblique*）為主題的十七幅油畫以及他從1954到1967年所繪的準備草圖、速寫和三十九幅自聖經得到靈感的水彩畫（1931年），另有以聖經為題材的一幅銅版畫作品（原刻銅質底板一併展出）和七十五幅石版畫。夏卡爾的藝術是將他一向不能忘懷的童年及對宗教所持的虔誠信念，很自然地融入西方理性精神。晚年之作，更將豔麗的花束、親密的情人，安插在藍色的夜空或畫有公雞、山羊標幟的清曉、黃昏等不同的景色中，整個畫面是「真實」和「神話」的交融。

夏卡爾生前的聲望已遠播四海，作品為世界各大博物館購藏，特別是巴黎的國立現代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 Art Moderne*）、紐約的現代美術館和古根漢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費城美術館（*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倫敦的泰德畫廊（*Tate Gallery*）、阿姆斯特丹的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在世之時，他曾在巴黎羅浮美術館展出兩次：1967年的「聖經福音」專題展和1977年的十年回顧展（展出從1967年至1977年的六十二幅作品）。

夏卡爾是舉世公認的大畫家，關於他生平及作品的介紹與論著不勝枚舉，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本用德文撰寫，1961年在德國科隆（*Cologne*）出版的書《*Marc Chagall*》（*Franz Meyer, Veriag M. DuMont Schauberg Cologne, 1961*），



夏卡爾（Marc Chagall）狐狸與鸛鳥（*Le Renard et la cigogne*）拉方丹寓言集插畫（*Les Fables de la Fontaine*）1952
紙上膠彩 50.5 x 39 cm 私人收藏

三年後由嘉科特（*Philippe Jaccottet*）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書名為《馬克·夏卡爾》（*Marc Chagall*, Flammarion, Paris, 1964）。該書作者梅伊葉（*Franz Meyer*）是夏卡爾的女婿（即 *Ida Chagall* 的丈夫）。由於這種特殊關係，這本書在夏卡爾生平資料及使用的照片之權威性，是其他各書無法比擬的，尤其作者與夏卡爾的對話，無論是夏卡爾對藝術的看法，或他繪畫演變歷程的探索，均為第一手資料；加上作者不厭其煩的參考查閱其他著作，更從夏卡爾的出生地調詢文獻，故此書是研究夏卡爾其人其藝不可不讀之著作。此書的撰寫，態度不苟，嚴謹負責，書後有註解可查，並有傳略、編年、

作品目錄圖示、參考書目、重要展覽目次、插圖說明、使用照片來歷、人名索引諸項。想深入研究夏卡爾的人，此書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指引。

注釋

杜雪（*Jacques Doucet*），1853生於巴黎，1929年逝世於諾翼（*Neully-sur-Seine*）。這位巴黎服裝業的佼佼者，同時也是一位藝術贊助者，喜愛收藏美術品及書籍。他首先收藏十八世紀弗拉哥納荷（*Fragonard*）、布雪（*Boucher*）、夏丹（*Chardin*）、拉突爾（*Quentin de la Tour*）等畫家的作品。

1912年他將收藏的十八世紀藝術品全部拍賣出去（6月5-18日），興趣轉向收藏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及當代新藝術等十九世紀末期的繪畫。在他新購置的玻勒斯特林薩大道（*Avenue du Bois*）公寓以及有意改為小型現代美術館的諾翼的房子裏，收藏有德翰（*Derain*）、馬諦斯（*Matisse*）、布拉克（*Braque*）、畢加索（*Picasso*）、魯梭（*Henri Rousseau*）、莫迪里亞尼

（*Modigliani*）等現代名家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在前衛藝術批評家阿哈貢（*Louis Aragon*）及布荷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的遊說之下，開始收購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畫家的作品，如基里柯（*De Chirico*）、米羅（*Miró*）、恩斯特（*Max Ernst*）、馬松（*Masson*）、畢卡比亞（*Picabia*）等。值得一提的是，杜雪在1918年，將一生收集的藝術方面珍貴資料及書籍捐贈給巴黎大學。座落於巴黎盧森堡公園附近的巴黎第四大學校內的杜雪圖書館（*Bibliothèque Jacques Doucet*）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此圖書館在藝術與考古學方面的收藏，舉世罕有。例如珍貴的美術期刊《藝術家》（*L' Artiste*）、《美術學報》（*Gazette des Beaux-Arts*）及畫家的親筆信函、版畫原作、美術考古論著、美術拍賣市場的帳冊原本等。是研究美術史及考古學的學者專家非去不可的地方。

杜雪同時又是《藝術與考古學彙編》（*Répertoire d' art et d' archéologie*）等刊物的創刊發行人。現在這個彌足珍貴的圖書館藏書已併入新蓋的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